



书香政协

渝·悦读

一卷书香

□ 罗宗

书卷这东西，说来奇妙。薄薄几页纸，竟能承载千年岁月、万里山河。那些纸上的墨迹，不过是碳粒的排列，却能在人心里掀起惊涛骇浪。

幼时家境清贫，得书不易。每获一册，必先轻抚封面，再嗅油墨清香，最后才小心翼翼翻开扉页，虔诚如礼佛焚香。记得某年寒冬，从旧书摊购得一本残破的《水浒传》，虽缺了封面，却让我如获至宝。夜里蜷在被中，就着昏黄灯光读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，竟不觉寒气刺骨。读到“那雪正下得紧”时，窗外恰飘起雪花，簌簌轻叩窗棂，与书中情景交叠，一时难分书内书外。

读书之味，最妙在独处时细品。鲁迅先生说读书之乐在于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我深以为然。午后阳光斜照，泡一壶清茶，执一卷旧书，便觉时光凝滞，尘嚣远去。时而读到会心处，不禁莞尔；时而触及衷肠，又黯然神伤。那些字句早已化作血脉，在生命里奔涌不息。

前些年旅居岭南，偶遇一位卖旧书的老者。他的书摊摆在骑楼下，书不多却本本有故事。老者说这些书都是他年轻时读过的，如今眼力不济，不如赠予有缘人。我选了一本泛黄的《陶庵梦忆》，扉页留着他清秀的批注。见我珍视，老者执意相赠：“书要流动才有生命，你既懂它，便带它走吧。”归途怀抱旧书，忽觉这书本就是活的——它从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，如同生命的接力。

最难忘管理图书馆的时光。每日整理归还的书籍，总见有书页折角、夹着便签。这些印记，都是读者与书的私语。某日在《红楼梦》扉页发现一行小字：“读至黛玉葬花，忽忆亡母，泪落此页。”字迹被泪水晕染，却更显真切。原来读书之乐，不仅在于新知，更在于字里行间照见自己的影子。

张潮《幽梦影》有言：“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，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，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。”此言极是。少时读《论语》，只觉得古板训诫；中年再读，方

悟字字珠玑；而今鬓生华发，更觉其智慧如海，取一瓢足慰平生。书之神奇，正在于此——它静立时光长河，不增不减，变的只是捧读之人。

如今电子书盛行，纸卷渐稀。我虽也阅阅读器，却难忘纸质书的温度——指尖摩挲纸张的触感，书页翻动的沙沙声，甚至经年累月的淡淡墨香。曾见地铁里年轻人滑动手机屏读书，迅疾如追赶什么，不禁想起孔子“韦编三绝”的典故。今人读书之便，古人难想；古人读书之专，今人难及。

夜深人静时，我常独坐书房。四壁图书如老友环立，随手取阅，或重逢如初遇，皆是缘分。有时读至晨光熹微仍不觉倦。想来人生在世，所求不过二三知己，而好书恰是最忠实的挚友——它静默无言，却总在你需要时予你最熨帖的慰藉。

一卷在手，万虑皆休。世间悲欢，书中早已写尽。我们不过重演着前人的故事，而书永远静立光阴彼岸，等待下一个有缘人。

新图景

若李白重游重庆

□ 李金隆

“峨眉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。”公元724年，大诗人李白离开故乡江油，前往三峡。一次寻常的求仕之旅，却在不经意间写下了千古名篇《峨眉月半歌》。

18年后，公元742年，李白挥毫写下《蜀道难》——“噫吁嚱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！”诗中，他劝友人莫恋蜀地，早日返回长安。

从“思君下渝州”的眷恋，到“难于上青天”的慨叹，既是李白云游四海的心路历程，亦是对巴渝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险峻地势的生动写照。

时光流转千年。若今日李白重游重庆，穿越至这座山水之城，又会写下怎样的诗篇？

他或许会乘上单轨二号线，沿嘉陵江畔飞驰。若是春日，窗外春色烂漫，梅花、樱花、桃花竞相绽放，仿佛触手可及。当列车穿行至李子坝站，楼轨交融的奇观定会让他惊叹——“单轨穿楼过，花海入画来”。

他或许会踏上长江索道，从古韵悠然的龙门浩启程，如大鹏展翅，凌空飞越长江。俯瞰两岸高楼林立，霓虹璀璨，抵达繁华渝中时，他或会挥毫——“凌空渡江去，繁华胜九天”。

他或许会漫步千厮门嘉陵江大桥，看长虹卧波，观朝天扬帆。嘉陵江水清清，长江浪涛奔涌，两江交汇，泾渭分明，又携手东流。此情此景，李白或会吟咏——“两江汇碧波，浩荡向夔门”。

他定会乘上风驰电掣的郑万高铁，重走昔日蜀道。穿云钻隧，虹桥飞架，天堑已成通途。当年“猿猱欲度愁攀援”的险峻，化作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畅达，李白或会慨然题笔——“长龙越万壑，蜀道变通衢”。

三峡，是李白毕生魂牵之地。若他再登白帝城，远眺夔门雄姿，立三峡之巅赏漫山红叶。皓月当空，江面碎银粼粼，把酒临风间，诗仙或许会泼墨挥毫，写下新的传奇——“夔门擎天立，高峡出平湖。今朝渝州路，万里尽坦途。”

绿水青山

黛湖如黛

□ 洪德斌

黛湖，是一千多年前巴山夜雨时，诗人李商隐笔下那方蓄满离愁的秋池吗？众说纷纭，未有定论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黛湖是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筑坝蓄起的一泓碧水，是“白屋诗人”吴芳吉以深情赋予的美丽名字。

夏日清晨，细雨初歇，空气清冽湿润。下车时，黛湖蓦然映入眼帘——莫非是上苍垂爱北碚缙云山，特意在静谧峰壑间嵌下这汪碧水，如一只凝视人间的明眸？只一眼，我便确信，这就是我梦中的黛湖。

环湖皆山，山势不算峻拔，却满布香樟、松柏、修竹，参天耸立，还有诗人傅天琳笔下吟咏过的千年木姜子，皆苍翠欲滴。鲜绿、墨绿、黄绿，层层叠叠，郁郁葱葱，如一道道绿屏，将黛湖温柔环抱，像母亲小心呵护珍宝。昨夜的雨珠仍缀在叶间枝头，晶莹闪烁。偶有枝叶轻颤，水珠坠入湖中，叮咚作响，漾开细密涟漪，缓缓消散。

鸟鸣自林间洒落，鸟鹊清越，画眉婉转，嘈嘈切切，如珠玉落盘。鸣声里含着雨后的润泽，裹着湖水的澄澈。薄雾渐起，自湖岸、山脚袅袅升腾，如轻纱半掩，却遮不住林木的苍翠。清风徐来，调皮地撩拨雾霭，将其扯作丝缕，攀着绿枝向空中漫卷。待风再起，几缕薄雾携手，化作流云，翩然远去。

湖岸湿润，石上青苔如翡翠般莹润。沿湖漫步，仿佛走入一幅徐徐展开的青绿山水。

黛湖虽无大江大湖的浩瀚，却自有小家碧玉的温婉。她的绿，是温润的玉色，浓稠却清透，仿佛再多水也化不开，却又纤尘不染。年少时读来自清梅雨潭的《绿》，心驰神往，而今日黛湖之绿，恐怕不遑多让。凝神细观，湖水澄澈见底，游鱼嬉戏，绿藻摇曳。黛湖素有“水生鼓藻植物宝库”之称，集中了我国80%的藻类，约20属、140余种，正是这些藻类，赋予湖水如黛的碧玉之色。

湖面平静如镜，青山倒映水中，静影沉璧，清晰如工笔勾勒，连树影飞鸟皆可辨。山影染了湖水的绿，更显深邃，宛如《千里江山图》中的石青石绿。自山巅至湖底，绿意层层晕染，人在其中，恍若被绿意包裹，触手可及。微风拂过，湖面泛起细密涟漪，倒影渐次模糊，化作团团绿晕，如印象派的画，又如朦胧诗，别具韵味。

湖畔立着一块展板，细读方知，这方碧水也曾历经劫难。昔年，湖边酒店、农家乐林立，污水排放，湖水被染，缙云山的“明眸”一度蒙尘。2018年，北碚区拆除湖畔建筑，实施生态修复，让草木重归故土，污水得以治理。如今，黛湖重现昔日风采，守住了这一湖碧绿，也守住了千年的诗意与浪漫。

黛湖如黛，绿是她永恒的灵魂。忽闻湖上歌声袅袅。循声望去，一叶竹筏轻荡，工人执长竿清理浮萍，兴之所至，悠然唱和。歌声伴着水波漾开，黛湖的绿意，也在心中荡漾不息。

沐心海

老广播室的岁月留声

□ 牟方根

矿石收音机、晶体管收音机、木质音箱、有线喇叭、双卡录音机……这些“老古董”依然坚守岗位，几十盒录音磁带仍在超期“服役”。走进这里，我们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那个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年代。

前些日子，我与文友们来到万州区高梁镇采风。这个因海拔1000多米的贝壳山而闻名的古镇，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。

1965年2月底至3月初，在“三线建设”的号召下，来自上海和大连造船厂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，怀着为国防军工事业奉献青春的信念，告别故土亲人，来到群山环抱的香良村，创建了清平机械厂。2004年，随着“三线”布局调整，工厂迁至重庆北部新区，改制为重庆清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。

原清平机械厂老员工黄运府等人，对这片土地恋恋不舍，选择留在了原址。为了安置这些老员工，2009年，重庆清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在原厂址注册成立了全资子公司——重庆连江机械有限公司。

“这里是原清平机械厂的老广播室，至今仍在发挥作用。”黄大哥一边带我们参观，一边动情地回忆。1970年，他的父亲从部队退伍后，被安置到清平机械厂工作。从小在厂区长大的黄大哥，与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“红星闪闪放光彩，红星灿灿暖胸怀……”黄大哥说，儿时的他常常站在方木盒广播器下，跟着《红星歌》的旋律哼唱。那些激昂的旋律，成为他童年最温暖的记忆。

在“三线建设”时期，广播里每天都会播放《咱们工

人有力量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经典歌曲，讲述“备战备荒为人民，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励志故事。这种“艰苦创业、无私奉献、团结协作、勇于创新”的“三线精神”，深深影响着黄大哥这一代人。

1988年，黄大哥报考了与原清平机械厂相关的杭州船舶工业学校。1992年毕业后，他主动申请回到清平机械厂工作，续写了父子两代人的“三线”情缘。

临别时，广播里再次响起那首《把青春献给祖国——三线人组歌》：“啊，青春的火焰，燃烧在祖国的怀抱……我们是三线建设的儿女，用热血和汗水，书写着青春的诗篇……”铿锵的旋律在山间回荡，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致敬那些把青春献给祖国建设的“三线”人。

画说

焦兴涛《中国精神》：

以现代之材 塑传统之魂

作者简介

焦兴涛，1970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，1996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，获硕士学位。现为全国政协委员、四川美术学院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专业艺委会主任、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、

创作背景

在当代艺术语境中，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，始终是焦兴涛探索的命题。偶然在工厂寻找艺术创作材料时，落在地的铜渣、铜片等产品边角料闯入焦兴涛的视线，“这些废弃的现代工业材料带着独特的质感，我便

作品解析

《中国精神》这件雕塑作品以铜渣、铜片等工业边角废料为创作媒介，通过氧焊工艺，将平面化的传统门神形象转化为立体雕塑。那些原本被工业生产所遗弃的材料，通过焦兴涛的艺术创作，焕发全新的艺术生命力。硬朗的金属材质承载着工业时代的冷峻与力量，与传统门神形象所象征的威严庄重相契合；交错堆叠的铜片如同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经纬线，形成极具张力的艺术表达。“仔细看其造型既保留了门神的传统神韵，又因现代材料的运用，营造出一种“赛博朋克”风格的视觉效果，实现了传统艺术

创作过程

在创作雕塑作品《中国精神》的过程中，焦兴涛先通过手绘画稿创作出艺术原型。考虑到后期所用雕塑材料的特性，他以极具表现力的线条语言解构传统门神造型，在画纸上既保留门神的造型特征，又注入当代审美的创新构思。随后，焦兴涛深入工厂车间，在堆积的工业废料中对所需的创作材料进行“挖掘”。看似在废料堆中随意的“挑挑拣拣”，其实里面也有选材的深意。“我需要依据材料的天然形态、肌理质感与力学特性，筛选出可用于后期焊接的铜渣、铜片。”这些带有工业生产痕迹的金属残片，在焦兴

涛眼中既是承载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创作媒介，也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表达的重要载体。

在焊接塑形环节，焦兴涛运用氧焊工艺将零散材料进行空间重构。通过精准控制焊接温度，指导焊接工人辅助配合，将材料特性转化为艺术语言。作品创作过程中每一处焊接产生的熔痕、金属的色泽变化，都是他精心设计的艺术效果。焦兴涛希望作品的不规则轮廓与斑驳熔痕构成独特的视觉语言，让“门神”这一传统的文化意象转化为充满现代感的立体雕塑形态。

（程卓）



中国精神（雕塑）

焦兴涛